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户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昊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塋

土窑　彭祖舉柩

古墓九則　譙周墓
駱賓王塚祀二則　墓記銘三則
大保墓右　掩墓
壙對　耻志文
築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盗
冥婚　薪槨
墓之吉凶二則　不會葬
方相　羨道刊誌

誌墓無愧　滏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三則　橋八則
建橋攺隄　大隄
隄利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祭祖貴捧　祖陵家圖親赴　高皇御前書圖貼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顧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喜除授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令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
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
熙祖葬泗州爲　祖陵　仁祖葬鍾離爲　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其　上自爲文題曰
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
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　祖考既祔泗州圖帖立
爲　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時上言其地祖跡明栽　天潢玉牒　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句容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名叙稱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二顆木下一穽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墓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荊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像斧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坡　上曰既無實跡且罷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對皆有臺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二瀦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眞

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如石砌

諸像并護以石臺蓋　文皇雖營　壽陵塋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

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　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

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　皇陵則三千三

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日 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緦麻特製麤布白纓衫經比緦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入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即位凡忌辰 上率百官親祭至騎行不用 法駕既遷北京 皇太子親祭宣德中留駙馬顓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陪北則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那得恝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　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　皇太后謁　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蒸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得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閨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役力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益至於今民思慕之非䁱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
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
二十年矣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　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
后率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戴龍

戚冠絳紗袍躬祓褰鞭乘龍馬鞦韂護行晡次沙河次日　駕發入紅門至　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宮民　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　陵寢允之已調　長陵　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驗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過謁　諸陵壬午至沙河　勑諭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癸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
九日　上覆詣　七陵告奠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
伯徐學謨樂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參議梁子琦聽
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崖不當
上意後命再卜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
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
乎不勝而止然　世廟曾欲葬　章聖太后於此

而曰大峪空濛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 世宗聖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 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稱梧子松或曰申文定阿 上意遣其姻工部郎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與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皇太孫往祝之過沙

河東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
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
滑　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
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
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　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　皇
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黄土山最吉定名天壽
十一年　上已南還命漢王奉　皇后梓宮渡江
安葬號曰　長陵久之漢王因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　太宗剌知狀從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　太子　太孫並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會之前　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　仁宗　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蹤也史記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笱不敢采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榆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櫟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勑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爲言且云元至正間爲水所沒水去又闢爲僧寺成化初撤寺爲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埸夷替屏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

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　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薊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黃帝陵上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廣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遁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秦錄云顓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

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殂亾之後四海

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爲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

冢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

三十里有帝嚳墓　世記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

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陵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埠曰象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向湖有趙王墳燕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圖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聽同布衣雁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葬陵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栢坐不發

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

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

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𨵩覘余家

不以爲然多避去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義琰頗淸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窨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即稱窨其穴山壁樓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共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日社兒墩又墓前有雜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井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古栢蓊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轜車四出棺塴無定處與黃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舜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㸌若龍文悉蝻王押金飾後瑜携劒經贑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荊軻墓在郃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村古廟祀荊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爲國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𩔰逥寂寞翳煙蘿

四明倪公涷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輿中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後少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爲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年事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齋遂爲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爲郭璞墓

發之不利於守公曰出政之地豈丘壠可樉且景純不發於此竟發之得石箭二乃唐刺史李郁所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皁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土人云墹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皆穴巨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舉取銅鏡諸物遂病癰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佘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骨潰爲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梆碑刻具在諱不以白

取棺於旁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圖死其孀挈貲財數萬改適次翁又得罪廢焉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喪又爲姬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之遂被劾去

駱賓王塚記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蔽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遽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華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葢吾師蘇紫溪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往省至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道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剗蓁莽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於空跽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潦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閫官始按圖請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爲建州刺史寓治建陽甞乘舟江上見

山岸崩齧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歎爲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爲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歿自營葬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勑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囮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囮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敘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扁曰陶元亮屬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屨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
小定且自爲誌無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字淵甫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著述卒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暁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表綴是吾師也署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學易幾能黄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亥舉人孫國縉進士

築基除妖

張恵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虜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嘗修葺時公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即謂族人曰祖塋荆

搽哉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鍬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降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椅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巳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即報知門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堦下望蚍遠發數箭箭盡而蚍不下令隷取薪于樹下焚之良久蚍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蚍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爲神枋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燧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及執綆者耳盡痛

墓盜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嘗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即易骸而葬白者凶果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官稱閻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焉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槨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坡地深三丈六尺椽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
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
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閎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支且
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
尸半存半毀若有盻者未幾閎學亦卒余友蔡五
岳憲副乃其門生爲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
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
一僅十餘人騃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爲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葢細事初不經懷也

羡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羡道羡道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為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見鏡川守陳書日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恭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辨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壓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厥之德柔丈

剛武懷彼戎寇禦彼菑害盖忠獻能文而以武職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墩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樊松祭天建炎狄難潰兵欲

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

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

黄巢經其地與巳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

爲黄公墩成化間褏敎公貴考圖諜詢故老惡其

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

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助功近開濬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刱洛陽橋橫亙江中撰將揆日畫基所向鍥趾所立皆稟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縴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晻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幷及神異夢寐已
俗本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圮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爲安云錫字延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爲一前後二蔡殆共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湮水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鋭其前殺水勢不爲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獰攫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塹石梁跨之憑虚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杳峠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

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

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爲橋牓曰

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

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魁冃公隄

大道吾宫將爲行路柰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

然吹築隄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顧

爲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巳丑進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隄

自郧陽而下盡于黄州皆爲雲夢又曰夢澤在在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稪如岡如陵負是偉觀葢因漢水時時泛溢爲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圩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爲地方計人民則爲室家

耕作計恐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即迂公之鑿山精衛之塡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
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遥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旣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即宋藝祖剪紙圈禁都城之意乃若逕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即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虹其頭如龍霍霍鑿鑿土鑽入甚迅且勁拗若乘瑕俯若奔壑并崩塤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埽以待可以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大者隄小者塘界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經見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經磁州過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巽之問興夫水何自來逦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徽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以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華有實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即漕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開水利不係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招怨謗亦固其所令開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湧幢小品卷之六